

美國極端自由主義被反擊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作為人文學科的學者，我同時是北美的華人電台時事評論員。我對美國大選，一早就逆潮流地預測，唐納德·特朗普（Donald J. Trump）會勝利，最後果如我所料。在競逐中，雙方使用的醜化和攻擊都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。選民實際上不是在「選什麼人」，而是在「不選什麼人」，所以，從權力角逐的表面來看，全美主流政治與傳媒大力打壓抹黑的特朗普出奇地贏得大選，主流支持的希拉莉失敗。但從選舉文化的深層面看，其實沒有誰是真正的贏家，反而形成了一種選舉的廢墟，並證明人民正在厭惡美國長期以來政治文化及傳媒對真相的操控。

美國雖然沒有國教，但初時是依清教徒倫理精神立國。清教徒（Puritan）這詞源來自拉丁文的Purus，意思是「清潔」，他們認為「人人皆祭司」，每個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交通，過敬虔、廉潔、誠實、節儉、信守婚約的信仰生活。清教徒重視嚴正的道德操守，營商必須有崇高倫理，他們認為財富是上帝所賜，有責任將財富增值。但同時不得貪婪，不得用不義手段騙人賺錢，不得欺負窮人，反要捐助貧困。如約翰衛斯理所言，商人要全力賺錢、全力省錢、全力捐錢，這是人的天職。

清教徒追求政治的平等自由公義，追求經濟發展，追求得到財富，分別成為近代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主要起源。這是美國立國的價值觀。清教徒精神建立美國的民主自由體制，但同時強調基督教的普遍仁愛，人的道德持守，以及家庭價值。

但近百年尤其是近幾十年來，美國日漸發展出一種世俗的自由主義，只講自由人權，而中立化了道德與宗教所強調的人性普遍價值，認為社會和制度只是為了維護個人的目標，人權就是在道德觀和生活方式完全自己選擇，法律就是保護個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。

自由主義的問題是持守相對主義，視人權凌駕於道德價值，即個人可選擇不道德或違背良知，只要不違法，什麼都可以幹。極端自由主義變成主張人可為所欲為，教育上不得教對與錯，任何人若持道德價值，公開不同意一些道德放縱行為，就被視為歧視，甚至被刑罰。

里根任總統的八十年代，曾被喻為「里根時代」，是保守主義及其思想哲學的標誌。但後來這種文化遭到逆襲，極端自由主義開始用人權為利器，逐步蠶食美國的立國核心價值。尤其是民主黨輪替當政，每過幾年就通過一些法案，有計劃地轉變美國傳統的婚姻與家庭價值，如認為同性戀者受到歧視，故爭取同性戀者有其生活方式的選擇權，這是合理的，自然爭取得到，但下一步爭取由幼稚園開始教導同性戀，開始控制教育，再要求改變婚姻的定義，包括男與男、女與女結婚。這方面都全部勝利了，下一步爭取變性人的權利，爭取男人可入女廁如廁，只要他認為自己是女人。這又勝利了，下一步主張孩子不應叫父親為爹哋，母親為媽咪。同期又爭取到妓女權利，認為妓女是尊貴的職業，父母不得干預女兒做妓女。又爭取人有吸毒的權利，爭取大麻全面合法化，並要求政府供應海洛英。

這發展成所謂「政治正確」(political correctness)的政治觀，不容許人有異議，一切不同意見的言論，被視為歧視，被攻擊、侮辱與抹黑，變成一種政治審查，嚴重干預人的言論自由。故此在歐洲與北美等西方國家，有些話是不容許講，有些思想是不准表達的。這變成逆向歧視，一餅店因不肯製作同性婚姻的蛋糕，被法庭審判，被迫關門。一女子在會所抗議男性入女性浴室看其洗澡，這女子被罰開除會籍。一老師在報刊寫文章，認為在中學不應派發同性戀的色情刊物，結果被判歧視，失去教師資格。

這一切爭取幕後都有龐大資金、民主黨左翼政客、傳媒勢力、公共教育掌權者的支持，甚至大學很多科學家運用未證明的科學數據，不斷宣傳其講法有科學證據，形成勢不可擋的文化與政治力量，從小對年青一代灌輸，又利用新興的網絡，大力抹黑主張人性與道德價值的人為保守落伍，宗教信仰者為原教旨主義。在文化與思想上操控了下一代，待其長大就成為政客的票源。

其可怕之處，是極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自視代表先進文明，要向非西方國家推廣，最近這運動進攻台灣和香港，目標在攻入中國社會與影響中國政治。在他們眼中，中國文化所講的天地之道、人性善與道德價值，是落後和野蠻的，是要接受同性戀，變性人及大麻合法化等自由主義的教育和改造。

在奧巴馬執政八年，極端自由主義的議程已完成大半，希拉莉將繼承這發展，只要她當政，委任多幾位自由主義者當最高法院大法官，就可操縱司法決定，便可將美國二百年政治與文化的基本價值，全面摧毀，轉為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。

特朗普缺乏領導一個大國的經驗，他的當選會給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關係帶來動蕩期。而且，其實草根白人大眾(特別是中部各州的農民與中下層)，對美國價值正被上屬精英操縱和改變，心知肚明，也知共和黨主流領導，在傳媒與傳媒所製造的民意下，逐步放棄其持守的核心價值。但是，共和黨支持者只能支持看來瘋狂的特朗普，主因在特朗普是政治素人，並不依從美國日漸建立的政治正確與政治規矩，也不依賴華爾街財團的金權控制，因他自己也是金主。

特朗普故意講政治不正確的話，正是很多人心中的話，如墨西哥人太多偷渡者，帶來很多罪案，人民若想批評，就被戴歧視的帽。任何人對女權主義、同性戀、變性人、吸大麻運動評論，必被抹黑侮辱，大眾敢怒而不敢言。特朗普直話直說，直擊極端自由主義建立的思想霸權，形成農村包圍城市，草根包圍精英之勢。希拉莉是野心勃勃的老牌政客，跟從政治霸權之路，在傳媒、娛樂界及華爾街全面支持下，以為必勝，卻忽視了草根白人的不滿，反而移向更左的路。結果全國福音派基督徒一致投特朗普，因特朗普答應在最高法院委任保守的法官。華人也對希拉莉有意見，因她要大學按少數族裔比例收生，華人讀書很優秀，入大學及研究院的比例很多，但族裔比例卻很少。一旦希拉莉當政，華人質優生即變成被大學排斥，成另類歧視。結果希拉莉失去很多中小州的票，草根白人大眾反擊了。

前英國首相布萊爾(Tony Blair)曾批判現今民主制度，指出：「政治家們逐漸遠離了大眾所持的中立立場，……在這樣的體制內，擺好政治姿態比實幹解決問題更重要」，而且「新聞機構發現最大的商機在於煽動忠實觀眾。……在我們的體制中，產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，它們能阻攔我們進行實質的、必要的改革」(托尼·布萊爾「民主已死」，見《西式民主怎麼了III》一書)。這些全都是希拉莉所代表的特質。特朗普並非道德或政治偉人，但不反道德與宗教，且只是商人，還未入這政治污潭。兩害相衡選其輕，這就是選舉的後果。